

● 走进神秘地域丛书

康定童话

意西泽仁 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定童话 / 意西泽仁著 . — 济南 : 明天出版社
2002.5
ISBN 7-5332-3759-5
. 康... . 意... . 儿童文学—故事—中国—
当代 .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5950号

丛书名 走进神秘地域丛书
书 名 康定童话
著 者 意西泽仁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电 话 (0531)2060055-4706
总发行 明天出版社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56号 邮编：250001
版 次 200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mm32开
印 张 3.875
千 字 75
印 数 1-3000
I S B N 7-5332-3759-5 / I · 925
定 价 5.9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少年的目光里，总是充满了探求、好奇和向往。而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们不能亲身到达的地方？无数神秘的事物在尚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不时地闪着幽蓝色的光芒，像掩在泥土里的宝石一样等待着前去发现它们的人。

分布在我国遥远边界上的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就是这样的一些长满了人和动物以及植物生存故事的神秘地方。

大兴安岭是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鄂伦春人靠打猎和驯鹿为生，就像因纽特人靠猎海豹为生一样。大兴安岭有很多珍稀宝贵的动物和植物。有人曾经在有月亮的夜晚见过松鼠搬家。一长队松鼠首尾相接一只接一只地在松树上跳跃着、前进着。月光映照着它们朦胧的身影。它们来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边。最前面的一只跳了下去，后面的就一只接一只地都跳了下去。最后，仅有很少的几只侥幸渡过了河流。人们始终不知道的是，这些松鼠为什么要搬家和它们最终要搬到哪里去。

藏族是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一个民族。藏族少年头顶上的天空纯蓝而且美丽，白云像童话一样地飘荡着，他们的眼睛里总是清澈地映照着草地和羊群的影子。藏族女孩格桑娜姆喜欢画画，她画草原上的野花、牛羊和金色的喇嘛寺。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汉族女孩雪花。雪花是在特别的年代里被生身父母丢弃的。十多年后，雪花的父母前来寻找雪花，并决定带走她。格桑娜姆和雪花经受了深深的分离的痛苦，她们仿佛都在分离的那一天长大了。

侗族是居住在自湘西到珠江上游的一个民族。侗族的女

孩喜欢唱歌，她们喜欢用歌声说话和踏歌而行。她们的身体像鸟儿一样轻巧，歌声像鸟儿一样婉转。侗族女孩虽然依然穿着挑花刺绣的传统服装，但她们已经能够自由地上学读书和外出打工了。她们美丽的生命正在古老的风俗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之中隐没和穿行。

而瑶族巴地寨里的女孩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要被送到“娱乐房”里去随便地结识一个男人，然后与他结婚、生育，从此永远生活在瑶山里。为了反抗这种古老的习俗，到山寨外面去读书，十四岁的昵妹在嫂子的帮助下孤身逃离了瑶山，去寻找新的生活。

有一首瑶族的民歌这样唱道：当一个民族去寻找希望时，他就会永远不老。他们不老的秘密是由于他们带上了好奇的眼睛和会唱歌的心灵。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生活。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在一些相对偏僻边远的地方，那里环境奇特，所以他们的生活便充满了危险和艰难，他们的人生也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他们的少男少女故事更为勇敢、清纯和迷人。在他们的身上，更多地保存了自然的本色与活力。

为了把这些生长在大地边缘的自然、神秘以及带着异域风情和人性魅力的故事介绍给现代城市里的孩子们，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少数民族作家，把瑶族、侗族、藏族、蒙族、鄂伦春族这五个少数民族的少男少女的故事创作、编辑成了这套《走进神秘地域丛书》。我们希望所有读到这套书的人都能够喜欢这些生存故事，并在生存环境的对照中，看看自己的生活有哪些优越之处，又缺少了哪些自然曾经赋予过的东西。

在大地的边缘，一个个成长中的孩子经常地站在他们的

土地上极目远望，想望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在他们眼里，大都市有着怎样的风貌？那些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又有着怎样的事物呢？

蒙族少年巴雅尔在晃动着的马背上翻开一本书，他认真地读着书里面的内容。巴雅尔是草原上的小摔跤手，他有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了一定要到书里面讲述的那个叫北京的城市里去上大学。

每一个少年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梦想。读完了这套书，自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会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和梦想呢？你们想不想到这些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看一看呢？

题《走进神秘地域丛书》

高洪波

明天出版社为少年儿童编辑了一套富有情趣的丛书，名为《走进神秘地域丛书》，作者均为少数民族作家，大多数为我朋友。看到他们走回童年的快乐文字，让人兴奋不已。明天出版社友人嘱我为序，那么我就以诗代序。诗言志，我相信自己对这套丛书的判断，故愿意与少年朋友一道“走进神秘地域”。

少年的心灵如鹿
少年的目光如鹰
少年的感觉如电光石火
走进神秘地域
迅敏、灵活、快捷
甚至有几分急迫

感谢岁月和生活
感谢知识和书本
将未知的世界悄然揭示
走进神秘地域的刹那
也走进森林
走进草原
走进山箐
走进心灵与自然交融的
快乐时刻

当 世 间 的 神 秘
变 得 清 澈 透 明
我 们 一 起 走 进 成 熟

2001年11月题于北京

目 录

一 溜溜的康定跑马山下1

二 “ 我把小诗写在太阳上 ”12

三 童话般的喇嘛寺 21

四 丑娃娃的故事30

五 卖火柴的小女孩40

六 《风儿和雪花》51

七 小鸟跌落在地上61

八 草原上的色青梅朵72

九 雪花的眼泪82

十 远方来了陌生人95

十一 没有收到的生日礼物104

一 溜溜的康定跑马山下

我的家乡康定，是川藏高原上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发现我画画的颜色全是我家乡的色彩，绿的像草原，白的像雪山，蓝的像海子，红的像太阳，黄的像野花，黑的像牦牛……

“ 俺嘛呢叭咪吽…… ”

高亢悠长的歌声，顺着山下的石梯路传了上来。

雪花拨开灌木枝好奇地朝下望去，只见上山的石梯上，蹒跚地走上来一位年迈的老阿妈，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不停地拨弄着念珠，口里唱着这首只有一句词的歌儿，一点儿也不气喘。

雪花小心地举起刚采摘的野花，从灌木丛中钻出来，跑到正坐在大石头上画画的格桑娜姆前小声说：“ 娜姆，你快看。 ”

格桑娜姆抬起头来。

雪花忙用头示意上山来的路。

格桑娜姆站起身来朝山下望去：“ 哦，是茨央阿婆。 ”

“ 阿婆爬山唱歌连气也不喘一下。 ” 雪花很惊奇。

“ 这有什么？茨央阿婆爬山比我们这儿的小伙子还厉害。 ”

雪花仍不解：“ 她唱的是什么山歌，怎么就只有那一句歌词？ ”

“ 这不是山歌， ” 格桑娜姆笑了， “ 是诵经歌。 ”

“ 诵 经 歌 这 么 好 听 呀 ！ ” 雪 花 瞪 大 了 眼 睛 。

“ 当 然 啦 。 茨 央 阿 婆 的 诵 经 歌 在 我 们 这 里 是 出 了 名 的 。 她 每 天 都 要 上 山 来 转 转 ， 有 时 你 在 城 里 的 街 上 也 听 得 见 阿 婆 山 上 的 歌 声 。 ”

老 人 走 近 了 ， 她 笑 眯 眯 地 辨 认 着 两 个 孩 子 。

“ 茨 央 阿 婆 ， 你 上 山 来 啦 ？ ” 格 桑 娜 姆 放 下 画 板 迎 了 过 来 。

“ 这 不 是 格 桑 娜 姆 吗 ？ ” 老 人 认 出 来 了 ， “ 你 又 上 山 画 画 来 了 ？ ”

“ 嗯 。 ” 格 桑 娜 姆 笑 道 。

“ 画 得 好 看 ， 有 山 有 水 的 。 ” 老 人 看 了 看 格 桑 娜 姆 画 板 上 的 水 彩 画 后 ， 又 看 着 雪 花 ， “ 你 是 格 桑 娜 姆 的 同 学 ？ ”

“ 她 是 我 的 阿 姐 。 ” 格 桑 娜 姆 忙 介 绍 道 。

老 人 有 些 疑 惑 地 打 量 着 雪 花 。

“ 她 是 去 年 从 东 北 回 来 的 。 ”

“ 哦 ， 是 你 姑 妈 的 女 儿 吧 ？ ” 老 人 想 起 来 了 ， “ 我 听 你 阿 奶 说 过 ， 你 有 个 姑 妈 在 东 北 那 边 工 作 ， 你 阿 奶 一 直 盼 着 她 调 回 来 。 ”

“ 姑 妈 去 年 就 调 回 来 了 。 ”

“ 叫 什 么 名 字 ？ ” 老 人 慈 祥 地 问 雪 花 。

“ 阿 婆 ， 我 叫 雪 花 。 ”

“ 几 岁 了 ？ ”

“ 我 比 娜 姆 大 两 岁 ， 今 年 十 一 岁 。 ”

老 人 摸 摸 雪 花 的 头 ： “ 雪 花 ， 这 名 字 真 好 听 。 ”

“ 阿 婆 ， 你 唱 的 歌 才 好 听 呢 。 ” 雪 花 羨 慕 地 说 。

“ 你 也 喜 欢 听 阿 婆 的 歌 ？ ” 老 人 十 分 开 心 ， “ 好 吧 ， 等 哪

天我来看你们的阿奶时，阿婆唱一些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山歌，让你们听个够。哈哈……”

“ 唵嘛呢叭咪吽…… ” 老人唱着诵经歌朝山上走去了。

在这吉祥的诵经歌声中，矗立在山顶云彩中的那座白塔，此时仿佛显得更庄重更神秘了。

雪花惊异地望了半天才回过头来：“太奇妙了。”

“ 嘿嘿嘿…… ” 格桑娜姆被雪花的神态逗笑了。

雪花坐下来用采来的野花编着小花帽：“娜姆，阿奶认识茨央阿婆？”

“她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阿奶带我去过茨央阿婆家，她没有儿女。她也常到阿奶家来，每次阿奶都要给她打一壶酃酃的酥油茶，喝了茶，茨央阿婆满面红光的，就要唱好多她们小时候唱的歌。这时，阿奶也要唱……”

“ 姥姥也唱山歌？ ” 雪花忙问。

格桑娜姆得意地说：“阿奶的嗓子可好啦。”

雪花把编好的一顶小花帽给格桑娜姆戴上：“娜姆，你真好看。”

格桑娜姆笑笑：“雪花姐，你自己戴吧。”

“你先戴，我马上就给自己编。”雪花十分感慨，“家乡的山真美，到处都开着野花。”

格桑娜姆往调色盘上挤着颜料：“你们那里也有这么多花吧？”

“没有。”雪花摇摇头，“我们那里没有山，是好大好大的平原，地里全是小麦和高粱。”

格桑娜姆抬头问：“你回来一年多了，喜欢我们这里吗？”

雪花把新编的花帽给自己戴上：“当然喜欢啦。”

“雪花姐，你戴上花帽更漂亮了。”格桑娜姆笑了笑，又关心地问，“你和姑妈再不会走了吧？”

“不走了，妈妈说她好不容易调回家乡，回到姥姥身边，以后我们哪里也不去了。”雪花开心地说。

格桑娜姆埋下头来看着画板：“不走就太好了。唉，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你像一朵云似地飞走了，我追半天追不上。我好伤心，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一下子就哭醒了。”

“嘻嘻嘻。”雪花用双手捧着格桑娜姆圆圆的脸蛋笑道，“好妹妹，我喜欢你。我和妈妈真的不会再走了。”雪花说着就情不自禁唱起歌来：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地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雪花姐，没想到你的嗓子这么好听！”格桑娜姆惊喜地说。

雪花羞涩地笑了。

太阳偏西了。

格桑娜姆和雪花像两只小鹿从山上的石阶路跑下来进了城。

小城中间有条小河，小河上有一座石桥。格桑娜姆和雪花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她们在上学或放学时，经常在这里

碰面。

走过石桥后，格桑娜姆说：“雪花姐，今天就到我家里吃饭吧。”

“不啦。”雪花笑道，“今天玩了大半天，老师布置的星期天作业我还没有做完呢。”

“哎呀，我的作业也没有做完。”格桑娜姆吐了吐舌头，“那以后我们再找时间玩吧。”

格桑娜姆的家在阿爸单位大院的后面，她砰砰砰地敲着家门：“阿妈，我回来了。”

门开了，阿妈笑骂道：“你脖子上不是有钥匙嘛。”

格桑娜姆调皮地扮了个怪脸后，就钻进屋了。

阿妈朝门外看看：“雪花呢？”

“她要回去做作业。”格桑娜姆小心地把头上的小花帽取了下来。

阿妈从格桑娜姆的背上取画板：“今天画了没有？”

“画了几张。”格桑娜姆举起手中的花帽，“这是雪花姐给我编的。阿妈，她今天在山上唱歌真好听。”

“雪花就知道心疼你。”阿妈接过花帽挂在门后，“先洗脸吧，等你阿爸回来就吃饭。”

“阿爸哪？”

“说去办公室取什么资料。”阿妈朝厨房走去了。

格桑娜姆洗了脸就悄悄地走进了大人们的房间。床边的写字台上摆着一台电脑，这是阿爸去年买的。他在单位上从事宣传工作，一有空就趴在桌上写东西。有了这电脑后，阿爸更是很少出门了，一下班回来就在电脑上噼噼叭叭地敲个不停，夜里常把阿妈吵醒。阿妈脾气好，也不干涉阿爸熬夜。

后来，阿爸几次发现阿妈早晨起来眼睛是红肿的，才明白是自己影响阿妈休息了，总是显得很内疚的样子。阿妈反而时常安慰他：“听说单位上要盖新宿舍了，到时我们分一套宽的，专门拿一间来给你做书房。”阿妈在银行工作，分新房子的希望肯定比阿爸大。

格桑娜姆看过阿爸写的文章，可是她一点儿也看不懂，因为里面全写的是大人们的事。这时她见阿爸的电脑没有关机，上面已经写了几段文字，就好奇地趴在桌边看了起来。

牧草青了，野花开了。

紫的，红的，粉的，蓝的，黄的，白的……

桑塔草原美极了，就像阿爸刚从县城里买回来的那床卡垫。那天在展开卡垫时，阿妈惊喜地说：“菩萨呀！你把美丽的草原都搬进帐篷里来了。”

“哞——”牦牛舒坦地叫着，缓缓地朝前面走去。

八岁的德茜很早就开始帮阿妈放牧了。那只用白羊毛和黑牛毛编织成的牧鞭，在她手里不停地飞舞。叽咕叽咕，那双翘着鼻子的小藏靴，踩在松软的草的上发出了阵阵好听的声音。

“阿姐，阿姐，等等我。”五岁的央茜又落在后面了。

“妹妹，妹妹，跑快点儿，你看牦牛都比你走得快。”德茜回过头来皱皱眉。

唉，本不该带妹妹出来放牧，小羊羔没有她调皮，小麻雀没有她的话多，连小牛都比她懂事。但是，妹妹又不能放在家里，她的麻烦事儿可多啦。阿妈在家里织氍毹，要赶在牧草变黄之前，缝一顶又大又新的帐篷。妹妹会爬到阿妈的

背上，就是不让阿妈直起腰来。她会阿妈织毯的牛毛线团滚得远远的，把帐篷边的小牛吓得到处乱跑。阿妈常对阿爸说：“还是德茜懂事，会放牧，会挤奶，还会晒牛粪饼，真是我的好帮手呀。”

阿爸爱喝两口酒，他常吐着酒气袒护央茜：“嘘，她还小嘛，小羊羔的背上能压驮鞍？”

“看你说的。”阿妈白了阿爸一眼，“我又不是稀罕她能干活儿。菩萨保佑，只要她能安静点儿就好了。”

“哈哈……”每当这时阿爸总是笑。

“阿姐，还有多远呀？”央茜又想坐在草地上玩耍了。

“快了，快了，就在前面小河边，阿妈说那里的草好。”

央茜紧跑几步又站住了：“阿姐，阿姐，那是什么地方呀？”

“哪儿？”

“看，”央茜举起小手，“那边，小河的那边那边。”

“哦，我当你指的是什么地方呢，那里是县城。”德茜不屑地答道，“那里全是房子，没有帐篷，没有牛羊，只有很多很多的人。”

“阿姐。”央茜赶了上来，“你去过县城吗？”

“当然去过啦。”德茜昂起头来，“阿妈放牧的时候，我就到县城里去卖牛奶。”

“县城里好玩吗？”央茜眨巴着那双天真的眼睛。

“好玩极了，县城里有那么那么宽的街道，有那么那么高的电影院，商店里有好多好多东西……”

“阿姐。”央茜一把抓住德茜的衣袖摇了起来，“你带我去县城吧，我还没有去过呢。”

“好，以后吧……”

“嗯，不，现在就去。”

德茜不高兴了：“我说风，你就要下雨。我们去县城，谁来放牛呀？”

“把牛也赶去吧。”

“看你说的！”德茜甩开央茜的手，“县城里又没有草……”

央茜噘着嘴，不高兴了。

听到阿爸进门的声音，格桑娜姆跑了出去：“阿爸，你在写小孩子的故事啦？”

“你看到了？”阿爸手里拿着一卷报纸。

格桑娜姆关心地问道：“德茜和央茜去县城了吗？”

阿爸坐下来笑笑说：“我才开始写呢。”

阿妈从厨房里端来了饭菜。

格桑娜姆仍旧好奇地问：“阿爸，你就告诉我吧。”

阿爸拍拍格桑娜姆的头：“行了行了，以后你就知道了，还是先吃饭吧。”

夜里，格桑娜姆抓紧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赶作业。

阿爸走了进来：“快做完了吧？”

“还有一点。”格桑娜姆埋着头说。

“现在学生的作业怎么这么多呀。”阿爸自言自语地说着，他看了看格桑娜姆的作业后问道，“今天你和雪花玩儿得高兴吗？”

“高兴。雪花姐说她喜欢我们这里，还说她和姑妈再也不

走了。”格桑娜姆转过头来说。

“唉。”阿爸叹道，“你姑妈这辈子不容易呀。”

格桑娜姆眨巴着眼睛：“姑妈为什么要到东北去呢？”

阿爸摇摇头说：“你现在还小，你阿爸、阿妈和你姑妈这代人经历的事情你们是无法理解的。那个时候我们想读书也读不了，学校全部不上课了，学生全都要到农村到边疆去接受劳动锻炼。我是下农村当的知青。你姑妈本来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后来也被分配到了东北的生产建设兵团。”

格桑娜姆不理解：“你们都愿意去吗？”

阿爸苦笑了一下：“这在当时是很光荣的。你姑妈是到了东北才来的信。你阿奶看了半天没有搞明白。我把信慢慢读了一遍后，阿奶才被惊得目瞪口呆的了。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最高指示，连你姑妈写的信也是这样，一开始就写‘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然后再写‘敬爱的阿妈，您好吗？’”

“嘿嘿嘿。”格桑娜姆感到太奇怪了。

阿爸也笑了：“现在觉得好笑，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个时候出版的每一本书的前面都印有‘最高指示’，大家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你姑妈在东北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她工资低，什么都自力更生，吃的菜是房前屋后种的，吃的蛋也是自己养的鸡下的，穿的衣服是自己在缝纫机上织的。现在她好不容易调回家乡了，你雪花姐也回来了。以后你要听姑妈的话，有时间要多陪雪花姐玩儿。”

这时，阿妈走了进来：“你放心吧，格桑娜姆喜欢雪花，你就别操心孩子们的事儿了。”

窗外，圆圆的月亮爬上了半山腰。